

平生听过多少次小提琴演奏,已经无从算起,当我操起赵岐生先生亲手制作的未来琴时,仿佛觉得此刻我就是小提琴演奏大师了。我忙不迭地让他女儿红帆给我照相,说一会儿发到朋友圈,让朋友们看看我像不像大师。

我和红帆是前年认识的。2018年9月,我的散文京味话剧《白鹭归来》在世纪剧院演出。第二场导演专门请来他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,包括一些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和戏剧评论家。演出结束后,我的朋友、《艺术评论》杂志的朱佩君对我说,戏很好看,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评论家赵红帆夫妇评价相当高。不久,我与红帆夫妇就见面了。红帆的先生赵晓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专攻舞台设计,现在担任着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设计监督。

红帆两口子做事低调,他们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艺术工作室,一层可以排练话剧,二层则作为老父亲的小提琴工作坊。我约几个文友来红帆家本想与他们夫妇商谈话剧合作的,聊天中,红帆说你们要不要先到楼上我父亲的工作坊看看。我说,当然好啦,按我们北京人的规矩,到朋友家串门一定要拜访老人的。

我原以为老先生的工作坊也就几十平方米,可一上去,一下子就把我惊住了,整个一层至少有一百五六十平米,堆放着各种书籍、字画、琴料、沙发,最令人不可捉摸的是琴架

上的十几把小提琴和琴架下的两把大提琴。此刻,老先生正在专心的制琴,见我们到来,他放下手中的活儿,说,随便看,这就是我每天的日子。

岐生先生在外人看来,很内敛,甚至有些高冷。我问,您这琴有专门的销售渠道吗?老先生看了我一眼说,他这琴是专门做给专业演奏家的,他不做普通琴。老先生的话让我第一反应是,他的琴应该是供盛中国那样的大师级的演奏者使用的,价格肯定不菲。于是,我试着问,来买您琴的人跟您砍价吗?老先生偏偏地回答,他从来不砍价,他的琴就在那摆着,明码标价,价高自然有价高的道理。

老先生告诉我,当下中国制作小提琴的人很多,但大多数人制作的都是现代琴。所谓现代琴,就是这琴开始的几年声音还能稳定,可过了几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为此,岐生先生和他的老朋友盛中国先生就提出要制作属于中国的未来琴。何谓未来琴,盛中国在为岐生先生所著《提琴制作声音拾零》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:“当我们按古典意大利制琴大师的方法(如瓜纳利的尺寸与琴板厚度分布)去制作提琴,这种提琴产生的声音,我称之为未来琴的声音。因为,这需要经过漫长的洗礼。”

### 未来琴

红孩



据说,现在世界上现存的300年以上的古典名琴只有几十把,每一把价值几百万美元(最贵的当属1741年由意大利制琴大师瓜纳利家族制作的古典小提琴“维奥当”,被称之为小提琴之王,价值上千万美元)。这其中的很多琴,只有在重要的国际演出时,那些大师级的演奏家才肯出大价钱收藏租用。岐生先生制琴,显然不是为了挣钱,他有退休金,女儿女婿很孝顺,他的生活极其简单,长年隐居在乡村,不参加任何应酬,自己做饭,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。

我问他,您这种生活方式是受谁影响的呢?岐生先生说,你们知道作家徐迟吧,他1962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人物特写《祁连山下》,是写常书鸿与敦煌的,我当时看得很是痴迷,那文章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。听岐生先生这么说,坐在我旁边的老作家周明言道,他当年就是那个作品的责任编辑。我还告诉老先生,在1978年第1期《人民文学》上经周明组稿编辑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那是写数学家陈景润的,是呼唤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报喜鸟。

当天回到家里,我就迫不及待地书架上找到徐迟的人物特写集,将其中的《祁连山下》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重新阅读。《祁连山下》开篇第一句,徐迟先生就严肃地提出:一张画之有价值,随后成为无价之宝,是完全和绘画的原来

### 绿雨

蔡皋

听爬墙虎的藤蔓“下雨”是件很有新意的事。晚春天气,夏季来临之前,爬墙藤上的花籽大批爆裂掉。那些米粒大小的籽籽的外壳,楼上的藤有七八寸厚,籽儿落在高低错落的花丛中,沙沙沙的声音响成一片。

在花棚下读着书,初次听到这声音误以为雨。此时看天,天蓝,看地,沿阶的地面一层粉绿,不时有粉绿色的雨点从身旁的花叶上蹦到人身上,若是打在手背和脸上,像被雪籽籽打到,细密如豆丁的鼓点。这是一种惊喜。



的意义相抵触的。绘画有了买卖,绘画成为收藏品,这就可以置绘画于死命。看到此,我不由想到岐生先生在分手时和我说过的话:每个时代都有波澜壮阔者,但在波澜壮阔的后面也应该有一些甘于寂寞的人,他们就像蚕蚕一样,把自己短暂的一生都交给他们抽丝的梦想。也许有人觉得我就是个疯子,是个傻子,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人生。

我问红帆,你父亲迄今一共做了多少把小提琴?红帆想了想,100多把总是有的,这几年他每年只做五六把。我说,那就是最大理想吧。红帆说,父亲的未来琴就是能做一名中国未来琴的优秀制作师,假如在100年、300年后他的琴还能被艺术家演奏,他这一生的心血就没白费。我说,咱们不策划别的活剧了,就以你父亲为原型,写一部《未来琴》如何?红帆兴奋地答道:就听你的,你肯定行!

那天早上,我翻开一本赠阅的杂志,杂志首篇,就是一位老作家介绍辣木的文章。原来,这位老作家患有俗称“玻璃骨”的骨质疏松症,每日需要吃四颗钙片,才能控制病情。后来她听从医生邻居的建议,食用辣木叶,成功地把每日服用的钙片从四颗减少到一颗。

### 奇迹之树

王文献

辣木叶补钙?要知道,我们小宝同学正在长身体,每日运动量很大,补钙是我给她安排日常饮食重要的考量,辣木叶如此补钙,使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从网上得知,辣木,又叫鼓槌树,辣木的叶片、果荚富含多种矿物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、抗氧化素等,所以又叫奇迹之树。

既然辣木叶那么好,那么就买一些来食用吧。第二天早上,女佣就在我们家附近的菜场买到了辣木叶,当晚,就煮了辣木叶炒蛋给我们吃。辣木叶比一般的蔬菜稍微硬些,味道还真不错,有淡淡的清香。

而我的朋友们也陆续在自己附近的菜场买到了辣木叶,有关辣木的故事,到了这里,原本应该结束了,但是因为一个朋友找不到辣木叶,却找到了辣木籽,于是又有了后续。

原来,辣木叶不仅可以补钙、降压、降糖,还能防癌治癌。我的朋友曾患癌,已经康复,早已过了危险期,但她对于防癌抗癌等相关食物,还是相当有兴趣,我便把辣木叶介绍给了她。她没有找到辣木叶,却在一家中药店里找到了辣木籽。

据中药店的老板说,辣木籽的功效是辣木叶的四倍,每日只需食用四粒,就能满足人体所需营养。更神奇的是,通过食用辣木籽,能自行诊断自己的肝脏是否健康,具体做法是,吃了几粒辣木籽后,喝白开水,如果感觉水是甜的,就说明肝脏健康无病;如果感觉水是苦的,肝脏肯定有问题。

这又激发了我对辣木籽的兴趣。买来辣木籽之后,我发现食用起来比辣木叶方便多了。现在,我们每天都会食用一些辣木叶或辣木籽,期待“奇迹之树”让全家人更健康。



秋收之三 (油画) 王建国

鸡毛菜长相普通,颜值一般,连名字似乎也带着几分土味,生命力却很旺盛,不分四季都能种植,且不娇贵,哪里都能栽种。某户人家阳台的花盆里、某个有泥土的角落里、某块随意的田园间。

岛上的海鲜贵,蔬菜也不便宜,能自己栽种当然最好,但城里没有适合种植的地方。有胆大的人随意撒在楼下的花坛里,被物业拔掉以后,想了个办法,找了一只大大的低花盆,放在自己家的阳台上,隐藏在一片绿植中,远远看去,轻易还发现不了。十几天后,长出来,随意地挖两棵,吃了几天,拔掉再种,源源不断地为自己家提供着一份味觉上的绿意。这些鸡毛菜,鲜嫩好吃,平时还能当作观赏的绿植,比那些花好养多了。楼上人家的阿姨笑着说。

鸡毛菜不是上海青吗,不是小白菜的过去式吗,为何叫鸡毛菜呢?我对此

总是产生这样的疑问。有人告诉我,那短短的叶柄加上细细长长的叶子是不是像掉落下来的鸡毛。然而,我每次看到家里的鸡毛菜,总是怀疑自己的艺术细胞不够,想象力不够,我既没有想象出鸡毛的样子,也没有闻到鸡的味道,当然,它的鲜嫩我是承认的,吃起来有股清香也是不能否认的。鸡毛菜是百搭款,可以给水煮肉片作配料,能去油腻,可以清炒,也可以与蘑菇做伴,还可以炒年糕。

说它不娇贵吧,其实也有小小的性格,天热时微微难种些,易生虫子,需常打药水,但打得药水多了,总让人不放心,因为它长势快,十几天后就能吃了。为此,我们家还经历过一次惊险。那次,公公拔了些鸡毛菜回城里。打电话给我时,我在上班,孩子在上学。公公便托小叔子带一些给我们。小叔子把菜放在了我单位的门卫。快下班时,

临时开会,手机静音。会议结束,我发现三十几个未接电话,公公、婆婆、小叔子以及表姐的,吓得我赶紧一个个打过去。公公婆婆的手机没打通,表姐告诉我公公闹的乌龙。

### 鸡毛菜

李慧慧

原来,那些鸡毛菜,婆婆早上刚打了杀虫药水,忘记了告诉公公了。公公吓坏了,连忙打电话,我却一直没有接听。当我重新联系上公公时,他已经在单位了。他站在院子里,蓝色短袖的颜色明显有深色,那是被汗水浸湿的。我劝他上来洗把脸,坐一坐。他说,身上全是汗臭味,被我同事们看到不太好,不上来了。我下了楼,发现他的脸晒得通红通红的,大颗大颗的汗珠还在流着。公公一直问我,鸡毛菜在哪里。我说还在门卫呢。公公明显松了一口气,喃喃道,太好了。鸡毛菜可以再吃的时候,公公又送

到城里来。那青绿青绿的叶,那白白嫩嫩得可以掐出水来的根茎,每一株被洗得干干净净的,还沾着几滴晶莹的水珠,看不到一点泥土。公公再三叮嘱,没打药水,但吃的时候还得再洗洗。

那天,临时起意去看婆婆,下车的时候看到她蹲在菜地里。她的前后左右密密麻麻、郁郁葱葱的,仔细一看,她在捉虫子。我喊她,她摇晃了一下,原来蹲的时间太长一时站不起来了。她说,这些鸡毛菜这几天又长虫子了。我说,别种了,种得太多,我们还来不及吃完,它就老了。婆婆说,没事,老了拔掉再种新的。

隔了几天,餐桌上又换新的一拨了。一盘鸡毛菜,长相虽普通,却是人间好味。

### 十日谈

南方有清蔬 责编:杨晓晖

走进赫尔辛基这座教堂,只是为了看一看它地堡式奇特的建筑。穿过粗砺、用水泥砌成的大门,一阵轻柔的音乐弥漫而来,沉静、平和、舒适。瞬间,我感到安宁和魂灵的纯净。就像那次躺在大兴安岭初秋的草原上,看蓝天飞云,听草动蜂鸣。

忍不住,在陈旧的长木椅上坐了下来,不管同伴们已开始走出教堂。

邻座,几位欧洲青年男女,聆听并记录着乐谱。他们对乐曲的陌生和好奇,让我相信,这不是寻常的音乐。一个仆仆风尘的旅行者,可以突然被超凡的宁静震慑。让我第一次感受到,音乐是这样让心灵得以抚慰的。

同伴过来,催我离开,我不动。当门外的嘈杂声一阵高于一阵时,我无法坚持了。向门外走去,看到那一排赭红色的书,每一本都有寸把厚,随意一翻,是乐谱。突然意起,似乎有了它,就能握住那段音乐的键钮,键钮一按,浸润人心的音乐,会流淌出来。我把它当作引示乐曲的物件,拿在手里。

回到家,把这本书,放入书橱的第二排,从两排书的高低落差中看到半截书脊,便会回到岩石教堂的音乐氛围里。这是我的一处隐秘之角。

一次,与人不经意闲聊教堂里的书。他说,教堂里的书,拿走,没人查你,但也是一种偷窃行为。

于是,这个刺眼的“偷”字,十多年来,始终若隐若现地陪伴着我,缠绕着我,总想对我作出道德的审判。

我哪里有偷的主观意愿呢?只是为了留存一段纯净的音乐而已。

我自己,有足够理由,与这个“偷”字绝缘。因为,曾经有“掉”进书库,而不动邪念的经历。我似乎底气十足。

二十岁出头时,在大庆油田当采油工。我管理的几口油井,恰好离第一采油指挥部的图书馆不远。巡回一遍,记录数据,用时不多。在第二遍检查前,有一两个小时空闲,便常去图书馆,在借阅处的小桌前看书。

这个图书馆,面积不大,书真不少。从借阅处的窗户往里看,书籍、期刊,满架,摆不下的,地上堆着。图书管理员是个女的,三十多岁,去了几次后,她让我进入书库去看,说,想看什么书,自己找。

有一次,她要出去买东西,说,我给你反锁上门,你尽管看,有人敲门,不用吱声。

我一下发愣。涌起了一阵欣喜。真有人敲门,我屏息,不敢翻书。有些紧张。过后,便是尽兴找自己想看的书。她不在,可惬意。

几次“反锁”后,找人喝酒。晚上,把他邀到萨图图镇上的小酒馆。一间昏暗的平房内,半斤北大荒白酒,一碟浅浅的花生,两盘满满的水饺。我喋喋不休地向他叙述藏书书库的良好感觉。这时,频频举杯,一杯一口闷。他来了兴致:你是“老鼠掉进米缸”里啦,她看你厚道,又是个“书呆子”,不会顺手牵羊。

突然,他抓住一只苍蝇扔进碟子,要服务员换一碟花生。对我说:那一碟花生太少,不够我们聊的。亮着嗓门:“有人这样相信你,好运啊!”

他的恶作剧,异乎寻常。他的好话,却让我听得晕乎乎地舒服。

后来,我调离了采油队。过了一段时间,传出话来,她的“反锁”行为遭到批评:一个军属,把男青年反锁屋内,容易有闲话;再说,书也不安全。这让我一直后悔,没有向这位不知姓啥名谁的女管理员,作一次认真的告别。或许,还可问她,一个刚从大兴安岭下山的“野人”,你怎么就不怕书被偷了?

回想曾经的道德认可,我把自己送上了品格的“高端”,然后俯视。

好多次,再看到那本厚厚的乐谱,内心不再安静。书从教堂门口,移居到我的书橱,无论理由关乎音乐和心灵,总觉得,这个让书大跨度移位的行为,与一个“偷”字有扯不清的牵联。

这样想着,岩石教堂内飘散出的音乐的美感便慢慢消淡下去。

那天,一位常去教堂的人说,你拿了教堂的书,他们会认为你是喜欢,不会认为是偷。此话令人安慰。然而,我还是把这本乐谱,从书橱的后排抽了出来,插在前排最显眼的地方。不再是为了引发对教堂音乐的联想,我要把这本乐谱送人。

希望有一位喜欢音乐的人,承接这本赭红色的、依然崭新的乐谱。到了他手里,这部厚厚的书,也许不会是一种摆设。那时,这段宁静、悠远的音乐,会回来。

我又坐在岩石教堂那张陈旧的长椅上……

### 字搅人

